

豪憐憫的一生

第五章 名賢世家(下)

許尚武



我的哥哥克武

我有一位很好的兄長，他在我的成長中佔很重要的地位。他比我年長四歲，我們卻很接近。當我寫這一段記憶時，我還穿著他的藍色羊毛背心。他是在1978年心臟病復發去世的。關於我的哥哥有些趣事值得我寫出來，給後代們看看！

1. 姐姐綺霞出生的時候，我的父親開始有所發展。他在一個火礱工作升當管車管機器的技工，後來升當在曼磨通的火礱的司理。後來我的父親在曼谷做米經紀，替一個英國行買白米出口。為著爭取時間，他買了一架汽車。有一次我父親駕車發生車禍，車前的遮風玻璃破碎。大姐及哥哥受傷那時候還沒有安全玻璃。克武兄很勇敢，雖然滿身是血，他幫助姐姐取去面上的玻璃碎片。

2. 哥哥五、六歲時，就有許多朋友和他在行人道上遊玩。他們輪流推坐在三輪車上

的朋友快速駛來駛去。那時候他坐在車上，對面有一位賣裸條(米乾)的人從相對的方向挑擔子來。他們相撞了。擔子裏的滾湯向他從頭到腳倒下來，結果哥哥要坐在桶子裏浸葯水幾個月才痊癒，這是媽媽告訴我的。

3. 也就在這個年齡，哥哥有一天到三聘街著名的潮州女校找姐姐。在路上他覺得有一群小雞很有趣，有人向他大喝一聲，他一時情急，把一隻小雞放進袋裏，走進學校。學校的老師要幫助他，他一害怕就爬上樹，然後爬上屋頂。女校長給他嚇壞了。她們要向他說許多好話及應許，他才肯讓人救他下來。從此他很出名，說他是「雞的孩子」。

4. 我五、六歲的時候，有一天下午媽媽帶我、綺霞姊、五姊一同坐馬車去孟力瑪卦的姑母家作客。(石龍軍路近EAST ASIATIC的貨倉的嘩叻或市場裏面我們穿上做客的衣服，興高采烈的坐在車上。姑母是一位又美麗又溫柔的人，見面時，她常有小錢給我，也有糖

果。那時候正是雨後，路上有水也有污泥。我們從公司廊路到高亭戲院前的地方，發覺哥哥一面哭一面從後面跑來。媽媽叫他上車一同去。他很生氣說，媽媽不等他。他從地上抓一把泥土，撒在媽媽和我們身上。媽媽只好叫馬車轉回家去。我忘記後來究竟如何？我想是哥哥與朋友去逛，忘了早一些回家，他認為媽媽不等他，他很生氣。

5. 我五、六歲的時候，哥哥帶我去武拉柏宮附近的瘠瘠河遊水，河旁有一個火鋸廠。河水已污染，混濁不清。但是我們遊得快樂，因為河很淺，哥哥走上一棵未鋸的樹。他跳下水，頭碰到水裏的木頭，起來的時候，流血滿面。我剛好在河裏，也踏到一些鋒利的鐵。又流血又痛，兩個人站在河邊不知如何是好。幸虧四叔父走過那個地方，他叫了一隻手車人力車載我們回家。請隔鄰的客家人曾兆春醫生處治我們的傷口。這是一個很大的經歷，爸爸可能給了哥哥一場教訓。爸爸後來跟我們說：當他年青的時候，他也偷偷去鄉下的大池塘游水。怕頭髮濕了，被抓到，所以用桐油抹在辮子上。結果桐油像漆一樣粘在他的頭髮上洗不掉！這件事之後，他叫一位親戚許永明兄，買救生圈在湄南河裡學游水。他說有一個格言「教子游水，不可教子爬樹」。這格言頗有智慧。

6. 我六歲的時候，在明德學校讀初一。是廣肇會館辦的，粵語教授。父親希望我們學多一種方言。哥哥在高班上課。有一天哥哥告訴我：他一個同學偷了他父親很多錢。他願意送給每個同學一些錢，我也可以分到十五士丹

(可能是保密的賄賂)。我不要，只要兩隻會游水的小鴨子。結果哥哥帶我去買兩隻會游水的小鴨子，才三十丹。我們很快樂的帶小鴨子回家，給那才出生三天的小鴨子很多青菜吃，將牠們放在小桶裏游水，很是有趣。我們隨著就到屋外玩玩逛逛，回家的時候發覺這兩隻小鴨子已經斷氣了。大概二十多年後，我在店前開站，看見這偷父親錢的同學，很高興與他談上了。他說剛要來找我，有事請我幫忙。他是一個報關員，他剛要為一個顧客提一批貨物交給顧客，需要三千銖去納進口稅，那天是禮拜五，剛好他的顧客不在家，他急要去提貨。如果禮拜一才去納稅，要付多一個禮拜的棧房租。他向我借了三千銖，答應禮拜一下午或禮拜二早上還給我，我就借給他三千銖，從此再看見他。有一次我碰到他，他遠遠的避開我。我常常取笑自己「兩隻小鴨子值三千銖」。在那時期三千塊錢可以在素坤逸路買三、四萊地約一英畝這地區的地，現在每萊可值數千萬銖。

(註：一銖 bah = 100SATANG 3,000 = 300,000SATANGS)

二隻小鴨子 = 3SATANG X 100,000 = 300,000SATANGS 是十萬倍的賠償。)

7. 因為我們是書香後裔，故此，哥哥只十三歲就被送到香港，讓伯父監督他讀書。二伯父送他進聖保羅書院做寄宿生，這是因為我的父親希望哥哥讀英文。從前父親在一個英國商行買米，但這職位被他的助手搶去了，因他不懂英文。從那時開始，我哥哥用功讀書，他

參加中學會考及格，也在嶺南大學讀了幾個月。以後他奉父命回泰國，我爸爸認為要做生意，英文中學畢業的資格是足夠了。結果他在曼谷洛士利米行任職。我爸爸替這洋行買米出口，直至他去世。哥哥的中英文都寫得好，他的會話有牛津的語音。1936年我也在聖保羅書院與他同校讀書。他嚴格的監督我努力學習中文書法。我練的是星篆小楷，他當年給我的警告對我大有益處。

8. 哥哥十三歲就出洋到香港讀書我十六歲才去香港讀書，因此他也主張讓兒女們年青時出國留學，他主張每一個兒女都要得最高的學位，而且是有專業性的學問，每人都要自立。我很自豪，我的姪兒女們每一個都照他們父親的願望完成了學業。據聞有一句猶太人的格言：「教你的兒子一門技術，否則讓他去做賊」(GIVE YOUR SON A SKILL, OR LET HIM STEAL)。

9. 哥哥喜歡面對挑戰，普通的交易對他沒有大興趣。我記得戰後他去南部帶回來一幫錫礦。通常這礦產要用帆布袋包裝好。帆布袋已經絕市，沒辦法之下，他用麻織的袋來裝，裡面加上一層布袋，那時候商人們都譏笑他。結果他成功了，賺了錢，因為這礦物出口了。困難的事攔不住他。

10. 哥哥是一個很活躍的人，社會中認識他的人比認識爸爸的人更多。1944年泰華農民銀行創立，他們請他作買辦營業經理，因此很多人認識他。有人請他參加一個公司，經售威士基酒，他讓給我一股，我沒有接受他的

好意，因為我們教導不可飲酒，與我在教會的教導相違。他們的公司結果賺很大的利益。可是他不要酒，他的兒女也無煙無酒，他對兒女的教導實是成功。

11. 照前所述，哥哥不喜歡平流死水的買賣。所以在他最後的年月，喜歡買賣麻絨，(製麻袋、麻線的原料。這是一種漲跌無常的貨品，結果他投資做麻袋廠，請一位愛爾蘭人來做廠長。後來由崇正及崇光姪兒們來接管，證明他們比外國有經驗的工程師更能幹。這袋廠虧本，因為產量太小，故此忍痛將機器賣去，剩下地皮及建築物。他們兄弟現在有出口公司，也有兩個製造糖果的工廠。

12. 哥哥有許多好計劃，他與不同的人建立新的行業，但這也從不影響他的銀行業務。銀行的工作佔去他大部份的時間及精力。如果他在全時間，他大可成為一個大企業家。

13. 哥哥吸煙不停，每天也飲冷咖啡，他可以吃大量的榴槤，芒果及他愛吃的食物，這些習慣對他的健康有影響。我勸告他不聽，後來身體出現很多毛病，膽結石、小腸疝氣、胃潰瘍、眼障、糖尿病。有一次他的食道生了一個瘡，使他幾乎不能呼吸，後來吐了很多膿及血，才自然痊癒。他的致命傷是心臟病，有一次，他在香港心臟病發得很嚴重，我只好取消往瑞典出席世界浸信會大會，去香港陪他。陪他的有嫂嫂及小鸞姪女。然而休養好後，他又吸煙雖然次數減少，我勸他把吸煙的習慣戒掉，但他說情願心臟病發死掉，比長臥病床來得乾脆！最後，他也照著他的選擇而離開世

界。在1978年三月他在睡眠中去世，行年六十一歲。他一生有很多享受。他常到公館及股票市場賭錢，與嫂嫂週遊世界名勝，在香港，倫敦，巴黎上最貴的餐館等等。他常常幫助親戚朋友，可是他常常因好意教訓人，而無意中得罪了很多人。他對下層的職員頗寬大，如泰語說：他是一位「口惡心慈」的人，在商場上他很守信用。

14. 有一次，教會一位同工到我辦公處大發牢騷，他剛好在場。那位同工離去後，他向我說：「要不要讓我給你造一個禮拜堂，給你做主席。就不必有這些事發生？等我六十歲時來建造！」他六十歲時，卻臥病在床。他常譏笑我是一個基督徒，但是有一次他對我說：「我雖然錢比你多，但是沒有你那份安全感」。

15. 嫂嫂施馥蘭是我哥哥的賢妻。哥哥告訴我，有一次他急需用錢，借嫂嫂的首飾去當舖當錢。他聽到櫃上秤金的籌碼響的時候，禁不住眼淚流下，他的自尊心被傷害。一個有自尊心的人是不會當或變賣妻子的首飾的。

16. 哥哥深愛嫂嫂，只是不在眾人面前表示，這是我們的傳統。他們的幼女小愛出生之後，嫂嫂發覺在她的肺部有間接的癌點，這是從她的葡萄狀塊胎引致的。這病症是無法救的，醫生向我們二人透露這壞消息。我們兩人在家中往返步行數小時，商量如何告知她。自此之後，她對嫂嫂加倍小心，這使她懷疑起來。最後才告知她這消息，嫂嫂很明白，也很鎮靜。我們盡量從香港購買癌科萬靈丹給她

吃。幸而他腦醫生剛從美國深造回來，他主張立刻割除子宮，這手術根治了這癌症，肺點也消失了。她活到八十歲在1998年才去世，比我哥哥長壽19年。她是一位賢妻良母，是一位好看護，很少發怨言。

17. 哥哥很有幽默感。有一次他買了一架英國新型的二手車，名叫STANDARD VANGUARD。其車箱很廣闊，機器不很大，車身較短，易於找停車處。新車價是100,000鎊，但賣主只賣60,000鎊，而車只用了4,000公里而已。這輛車給他很大的負擔，他用去40,000鎊的修理費後，以30,000鎊賣去。這車的名字照泰文讀音是VANE KARMA，意思是衰運。第三手買30,000鎊，修理了50,000鎊後，以30,000鎊賣給第四手。

哥哥說：「如果你有一個敵人而要向他表示仇，最好的辦法就是送他一個姨太太，然後送他一輛二手車，最好是STANDARD VANGUARD的牌子的」。

我哥哥堅持一個原則而成功的，就是對子女的教育。他的長女小鳳是朱拉醫學院小兒牙科部的主任。而她的丈夫是曼谷基督教醫院及保羅醫院有名的耳鼻喉專科醫生，他們夫婦有二女一男。二女兒是工業設計家，兒子是醫生。長子崇正有二個工程學位並拿得MBA，現在在銀行任職。長女正攻讀法律碩士，次女是會計碩士。

次女小鳳也拿得MBA，去年患癌病去世，她的丈夫是朱拉大學商業學士；他們的女兒在英國留學，兒子正在攻讀MBA。

次子崇光有兩個工程學士的文憑，他的妻子翁碩士是朱拉大學的心理學教授。有一對聰明的兒女。

三女小燕是藥劑師，丈夫向威廉牙醫師在美國羅省執業。他們的大女兒在UC BERKELEY學醫，次女正攻讀高中。

四女小鸞有一男二女，長子在澳洲讀大學，二女尚在泰國讀高中。

幼女小愛是整牙專家，她的丈夫是會計師，他們的獨女米米在ST. LOUISE的華盛頓大學。

我哥哥言出必行，很忠實。他的好友因飛機墜毀死亡，他負責代理其遺室收集其財產及收益，直至她的女兒長大，全部交還她們管理。

我的家庭

為讓兒孫們清楚，我應該敘述我的家庭的小家庭的記錄。如上帝選許可我們在世上事奉祂，我明年八十歲，而內人將是七十九歲的老太婆。我們和我們兒女的家庭都全家信主了，這是我們最感覺快慰的事。

我的兒子崇大(1955年11月12日出生)及他的妻子桂芳(1951年6月11日出生)有三個孩子。長孫女加利(1971年5月11日出生)她與姜仲馬(1973年10月23日出生)結婚。生有二男孩LUKE路加(1996.07.29)及OLIVER歐裏活(1999.11.27)。他們住在北卡洲的黑山(BLACK MOUNTAIN)，二人都是美術學士。次女年

樂 NEDA(1979.8.15)正在 CORNELL 大學讀工程系。他們的兒子許一丁 DANIEL(1982.4.1)現在在喬治亞洲的喬治技術大學 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讀工業工程學。他們讀書成績不錯。知識重要。不如對基

督的信心重要。

我的女兒小鶯(1948.5.15)及他的丈夫潘雷諾(1944.1.18)有二個兒女。大女兒安琪麗(1975.11.30)與日本僑生 TAKAHASHI(1975.11)畢業於加州大學，他們結婚了。幼女娜他麗(1978.

2.15)也在羅省加州大學讀商科。小鶯夫婦都在普蒙那第一浸信會做執事，她的家翁家姑 REV. & MRS. EUGENE PADEN 在羅省過退休生活，對浸信會的事工甚活躍，對小女一家，常予靈命上的幫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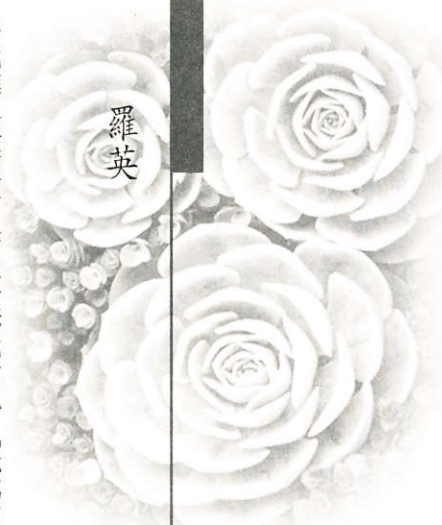
我的

見證

「壓傷的蘆葦也不折斷，將殘的燈火也不吹滅。」(太十二20)

我名叫羅英，是福州協和醫院內科醫生。

我於一九九七年七月發現左側輸尿管下端結石。經用多種中草藥治療，結石不但打不下反而日見增大，以致我左下腹部經常刺痛，此結石困擾我已達三年半之久。最近X線攝片顯示其大小已達2×1公分，超過輸尿管內徑。一旦完全諸塞，產生腎積水，勢必影響腎功能，後果不堪設想。而且結石隨時可能嵌頓，引起劇痛，必須急症手術，否則危險性將更大。因此，我接受泌尿科專家的建議，決定住入本院泌尿科進行手術治療，二零零零年12月27日上



午我進入手術室。醫生告訴我女兒：「你媽高齡，心臟功能不好，對藥物又有過敏史，因此在麻醉、用藥或手術中都有可能發生意外，你們應有思想準備。」醫生叫我女兒簽字，我表示理解。

我躺在手術臺上默默向主禱告：「主啊！我知道這次手術有很大風險，但無論是生是死我都是屬於你的，我把靈、魂、體完全交託給你，由你安排。」我記起二年前我丈夫鄭千裡弟兄將離世時對我所說的話：「我要先走一步了，你不要難過，我在天上唱聖詩，歌聲還沒完你也來了。」我想也許這時候到了。但我回想我們全家蒙恩得救，幾十年來經歷了多少艱

難憂患都蒙主帶領過去，老伴晚年及小兒以勒蒙主呼召在紐約閩恩堂擔任義務傳道，主的恩典數不完，我有心要寫一本見證，以表明主愛，現在已來不及了，兩手空空實在羞見主面。我只有禱告求主憐憫再給我一個機會，讓我這次手術順利成功，我要為主作一個活的見證，榮耀歸主名。

感謝讚美主，祂果真聽了我的禱告，奇蹟出現了：本來估計要用全麻進行切開腹壁，膀胱，輸尿管取石的方案取消了，改為半身麻醉，行經尿道左輸尿管切開取石，不到半個小時就把一粒花生米大的結石鉗住絞碎取出。整個手術過程我都是清醒的，進行得十分順利。主刀醫生還半開玩笑地對我說：「現在石頭已經取出來，你可以到全世界旅遊了。」哈利路亞，讚美主！

我返回病房後很高興地告訴我女兒，手術非常成功，不用腹部開刀已取出結石，而且也沒有痛苦，我伸開手掌讓她們看看結石標本。可是撒但不甘心我這麼輕鬆手術過關，突然向我襲擊。我剛說完話只覺一陣惡心，我說：「我想吐。」接著就昏死了過去。